

# 燕園困學記

子曰：『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。』自知學無建  
樹，總也勤勉經過，把這些隨筆雜感匯集付梓，  
也是對似水流年的一種懷想吧。——溫儒敏

溫儒敏 著

燕園困學記

溫儒敏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燕园困学记 / 温儒敏著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133-1554-8

I. ①燕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4583 号

---



传记文库

## 燕园困学记

温儒敏 著

策 划: 彭明哲

责任编辑: 杨英瑜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冷暖儿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660mm × 970mm 1/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5月第一版 2017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554-8

定 价: 46.00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前 记

收在本集的文字，是作者学术撰著之外的余兴之作，一些散文随笔之类，随写随弃，委之蟪尘，历时既久，所积甚多。这几天翻箱倒柜，从杂乱的剪报中翻检搜罗，找到的就有二三百篇。不揣谫陋，从中选了81篇，汇成一册，聊当闲谈，亦作芹曝之献。

书分三辑。

一辑“说事”，数十年间的北大见闻、学界故记，事虽琐屑，亦可见时代画影。另有几篇论及大学人文教育，指斥流弊，评说时事，多为演讲笔录，有的曾广为流布，也一并杂陈于此。

二辑“写人”，亲人、老师、同事、友朋等，零星记忆，模模糊糊，属印象式速写，总渗透出某种精神气象，甚至某些诗意来。为何只选这十多位？没有什么标准。所写的都是曾令我感动，至少是觉得有情趣的。其中多位亲友都已经过世，收编这些文字，颇有伤逝之感。

三辑“聊书”，多为读书杂感，大抵是报纸上的短制。20世纪90年代前期写得最多，以书为话题，或发抒情志，或记录世态，亦有为“稻粱谋”之意。部分曾结合自己从事的现代文学史教学，碰到某些问题，发现某些史料，

猜想读者亦有兴趣，遂率尔成文。另有一二记述文化潮动的文章，发表于境外报刊，居然“出口转内销”，被参考消息转载，亦足称奇也。

前年编过一本序跋集，今年又编随笔集，多少就是怀旧吧。到了有“旧”可“怀”之时，已经老了。日月除矣，韶华远去，逝者如斯！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曾在北大未名湖畔镜春园82号寓居，小四合院，有古柏两棵，幽篁一丛，极幽静。收入本书的《北大“三窟”》就曾写到此处居所。因书房（兼客厅）的窗外是小竹林，就附庸风雅，起室名“且竹斋”。本无深义，却有象形：“且”字像许多书摞在一起，加上“竹”影婆娑，可想象为读书之佳境，亦心境也。本书所收篇札，大都和北大的人事相关，有半数以上又是在我住过的那个湖畔书斋写的，原想就以“且竹斋随笔”做书名。但编辑建议书名最好能一看就是写北大的，我说那就叫《燕园困学记》好了。子曰：“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。”自知学无建树，总也勤勉经过，把这些随笔杂感汇集付梓，也是对似水流年的一种怀想吧。

2016年1月21日编定，10月21日又记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|---|
| 前 记 ..... | 1 |
|-----------|---|

## 辑 一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书香五院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3  |
| 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.....             | 11 |
| 北大“三窟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9 |
| 我与北大出版社 .....                | 25 |
| 北大中文系诞生 100 年摭谈 .....        | 32 |
| 从教授会到办公会 .....               | 39 |
| 歌谣运动与方言调查 .....              | 42 |
| 北大的“反右”运动 .....              | 45 |
| 旁听族、访问学者与进修教师 .....          | 48 |
| 北大中文系的“系格” .....             | 51 |
| 北大清华人大三校比较论 .....            | 54 |
| 北大应坦然宣布“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”为校训? ..... | 61 |
| 大学到底有什么用? .....              | 68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大学“五病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72 |
| 中文系应当有“文气” .....               | 77 |
| 关于中文系学习问题的答问 .....             | 82 |
| 文学研究也要接“地气” .....              | 85 |
| 三十年前访港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87 |
| 难忘今宵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90 |
| 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出版往事 .....          | 93 |
| 抖落学生的“任性”<br>——2016 毕业致辞 ..... | 99 |

## 辑 二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的“阿龔” .....          | 105 |
| 星花碎影少年时 .....         | 109 |
| 林庚：仙风道骨一诗家 .....      | 113 |
| 坦诚傲气的小说家吴组缃 .....     | 115 |
| “甩手掌柜”季镇淮 .....       | 117 |
| 写出与写不出的 .....         | 119 |
| 王瑶先生的三大贡献 .....       | 123 |
| “学术警察”吴小如 .....       | 127 |
| 樊骏：一个“有故事”时代的消歇 ..... | 129 |
| 名士派陈贻焮 .....          | 133 |
| “严上加严”的严家炎 .....      | 136 |
| “王门”大弟子孙玉石 .....      | 140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钱理群的脾气与学问 .....        | 143 |
| 老吴印象 .....             | 149 |
| 孟二冬：虽不能偃仰啸歌，心亦陶然 ..... | 153 |
| “课比天大”的李小凡 .....       | 157 |
| 曹文轩的“古典追求” .....       | 161 |
| 也斯：城市人的感怀、恋情与困惑 .....  | 165 |
| 龚鹏程真是“读书种子” .....      | 168 |
| 刘复与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 .....     | 171 |
| 批评家萧殷的锐气和胆识 .....      | 175 |
| 一位教语文的乡村诗人 .....       | 178 |
| 孔庆东：传媒时代的“行为修辞” .....  | 181 |

### 辑 三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可作野史读的“搬家史” .....  | 189 |
| 文人笔下的文人 .....      | 191 |
| 面对历史 痛定思痛 .....    | 193 |
| 《围城》与叔本华 .....     | 195 |
| 诗人朱湘自杀之谜 .....     | 197 |
| 鲁迅与佛教 .....        | 200 |
| 布莱希特与孔、老、墨 .....   | 203 |
| 鲁迅与高长虹 .....       | 206 |
| 丁玲的《韦护》与瞿秋白 .....  | 209 |
| 《短裤党》应为“长裤党” ..... | 212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俞平伯诗记“钻石婚” .....     | 214 |
| 诗僧寒山在国外 .....        | 217 |
| 林纾的“意译” .....        | 219 |
| 艺术创作有最佳年龄? .....     | 222 |
| 卢木斋与天津近代教育 .....     | 225 |
| “论敌”之间的合照诗 .....     | 227 |
| 茅盾《虹》的主人公原型是谁? ..... | 230 |
| 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.....      | 233 |
| 李长之如何“批判”鲁迅 .....    | 237 |
| 沙汀艾芜初闯文坛 .....       | 239 |
| 北京闲人的样板 .....        | 241 |
| 《废都》：三教九流云集 .....    | 244 |
| 革命的小酒天天醉 .....       | 248 |
| 知识者的“失语” .....       | 252 |
| 想起老南开的“容止格言” .....   | 256 |
| 广东人的迷信与认真 .....      | 258 |
| 孤独的蝴蝶 .....          | 260 |
| 孙伏园与《京报副刊》 .....     | 263 |
| 科举的认真 .....          | 266 |
| 刘大白：迹其生平 仰扬世变 .....  | 268 |
| 郭老表态“烧书”的原委 .....    | 271 |
| 郭沫若的天才与凡庸 .....      | 274 |
| 方言：陌生的带着泥浆的梦 .....   | 279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紫邑丛书》序 .....      | 284 |
| 春风沉醉郁达夫（三篇） .....  | 286 |
| 沈从文：“英雄老去”之慨 ..... | 294 |
| 语文老师要当“读书种子” ..... | 298 |
| 读书以养性 .....        | 301 |
| 让学生“连滚带爬”地读书 ..... | 303 |

第五卷

# 辑 一

（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）

（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）

（此处为模糊不清的正文内容）



## 书香五院<sup>①</sup>

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。在北大问路找“五院”，人家不一定清楚，得问“静园六院”在哪。因为五院只是6个院落的其中一个，按顺序分别命名为一院、二院、三院等。这样简单的名字并不好听，不像朗润、蔚秀、镜春、畅春等那样能引起各种美丽的联想，所以也难叫得起来。不过本系老师同学也都喜欢叫几院几院的。例如要去中文系，一般习惯说“去五院”。

静园六院在燕园中部，东侧紧靠图书馆，往西是勺园，南边矗立着第二体育馆，三面包围的中间是北大幸存的大草坪。十多年前这里还不是草坪，是果园，每到秋天我还进园去买新摘的苹果。那时最大的草坪在图书馆东边，图书馆要扩建，把草坪占用了，学生抗议，校方只好派人把静园的果树砍掉，改造为草坪。六院就坐落在静园草坪的东西两侧，每边三个院落，一个挨一个。

六院中的一院至四院建于20世纪20年代，原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。几年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从中国台湾回大陆访问，特地到一院寻踪，他母亲

---

<sup>①</sup> 本文发表于《海燕》2009年第1期，收入《书香五院》一书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。

七十多年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，曾寄宿于一院。燕京是教会学校，学生比较贵族化，每间宿舍只住一人，还有保姆侍候。五院和六院是后来加建的，这样东西各3座，显得对称完整。如今6个院落都是人文学科院系的所在地，自然和这种传统的风格比较协调。草坪西侧是历史系、信息管理系（图书馆系）和社科部，东侧是俄语系、哲学系和中文系。6个院落的风格统一，院墙由花岗岩垒砌，大门进去，左、右、前各一厢房，成品字形，其间以环廊相通，都是两层，砖木结构，脊筒瓦顶，两卷重檐，青灰砖墙，朱漆门窗。近年北大新建了许多楼，大都是现代新式建筑，尽管也力图往传统风格靠，毕竟难得真味，在众多簇新楼宇中，六院更显出它独特的韵致。

中文系五院居东侧3座院落之中，坐东朝西。进单檐垂花朱漆院门，拾级而上，是个大院子。右边一古松，蟠曲如盖，常年青绿。左边桃树几株，幽篁数丛。门内侧两花架，垂满紫藤，最引人瞩目。到春天，院门被一串串紫藤装点得花团锦簇。盛夏来了，枝繁叶茂的紫藤又把院门遮盖得严严实实，从外往里看，真是庭院深深。还有那院墙和南厢背阴屋墙上满布的“爬山虎”，也是五院的标志物之一。灿烂的时节在深秋，红、黄、绿三色藤叶斑驳交错，满墙挥洒，如同现代派泼墨。盛夏则整扇整扇的绿，是透心凉的肥绿。顶着太阳从外面踏进院门，绿荫满眼，顿生清爽，即便有烦恼也都抛却门外了。

踏过院子的石板小径，便到了正厢门，朝上看是两卷红蓝彩绘重檐，下为连排的朱漆花格门窗，庄重大方。进屋去，上为木雕天花横梁，下为紫红磨石地板，往左或往右都有环廊，再拐弯，是一个个分隔的小房间。二楼结构和地下大致相同。整个楼宇全由砖木构设，没有炫耀的装饰，却有内敛温和之氛围，让人亲切放松，毫无压迫感。

五院南侧还有一小门，出去，又一个园子，是后院，和哲学系所在的六院相通。后院毫无章法地长满了侧柏、加杨、香椿、水杉、石榴等各种植物。哲学系刘华杰教授曾很留心做过调查，这里的植物种类居然达到三四十种，简直就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小植物园了。因相对封闭，平日少人问津，园子有

些荒芜，却更显幽静。有时看书写字累了，到后院伸伸懒腰，活动活动，容易想起鲁迅笔下那个神奇而又温馨的“百草园”。五院北侧原来也是一个对称的园子，近年变成了停车场，可惜，可惜。

“文革”前北大中文系办公机构不在五院，在文史楼，“文革”中师生“三同”，一度搬到学生宿舍32楼。1978年10月我考取中文系的研究生，到学校看榜，还是到32楼。我正在门口张贴的复试告示上“欣赏”自己的名字，卢荻老师（当时她还在北大中文系，曾担任过毛主席的古诗“伴读”）从楼梯下来，向我连连“恭喜”。不过等我几天后正式报到，中文系已经搬到五院。算算，一晃，30年都过去了。

五院虽小，却用的上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一句。平时比较安静，外来联系公务或参观的不算多，来者多为本系师生。遇到学术会议、开学报到，或者研究生报考、复试、答辩等，就人流不断，甚是热闹。来中文系讲学的国内外学者名人多，讲座完了，都喜欢在五院门口照个相留念。暑期给外国留学生办培训班，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身影在五院交织，中西合璧，华洋杂处，也是一种别致的风景。

五院两层不到30个房间，少部分是教务行政办公室、收发室，大部分是教研室，还有几间大一些的是会议室和报告厅。收发室原在东南角，里外两间，老师和学生来得最多的是此处，等于是中文系的中枢。20多年前，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中等身材偏胖的老者，端坐其中，接待师生，他就是冯世澄先生。冯先生负责收发，兼做教务，说话细声慢气，谦和有礼，在系里日子久了，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。冯先生记性极好，20世纪50年代后毕业的历届学生他几乎全叫得上名字，是中文系的活档案。好几部以北大为题材的小说，都曾把冯先生作为原型。那时老师收信拿报纸都要到冯先生这里。每天下午5点左右就看到王瑶先生骑着单车，叼着烟斗，绕过未名湖来到五院收发室，拿到信件转身就走。谢冕教授大致也是这个时辰来，也是骑单车，却西装革履，颇为正规，见到人就热情洋溢地大声招呼。而岑麒祥、陈贻焮、褚斌杰等许多教授多是步行来的，时间不定准，除了拿信，顺便打听消

息，聊天散心。我不止一回看到陈贻焮、黄修己、汪景寿等先生斜靠在收发室椅子上，天马行空地侃大山。那时收发室就是老师们的联络站。这些年为了方便，在五院为每位老师设了一个信箱，还开辟了一间教员休息室，有沙发电视，香茶招待，可是来系里拿信兼聊天的反而少了。休息室经常都空着，只有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在里边打盹。五院一层东头竖立一排老师信箱，分隔成近二百个灰色铝制小柜，每人一个，许多响亮的名字就在那里展现，甚为壮观。这里倒是来人不断，偶尔见到有外来的文学青年、民间学者，甚至是上访者，往信箱里塞些材料，希望能求见名人，或者就某个问题要“打擂台”。他们大都心怀热望，个性执拗，渴求能引起关注，时来运转。

五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研室。中文系有9个教研室（还有几个研究所和学术基地），每个教研室在五院都有一个专用房间。其格局多年不变，无非桌子板凳，三五书架，既没有“二十四史”，也不见字画墨宝，很是简陋。20年前，经常要组织政治学习，比如讨论某个领导的指示，或者报纸社论，起码一个月有一两回，老师都来这里碰碰头，发发议论牢骚什么的。有时也开全系老师大会，百十号人坐不下，就在走廊里凑合。记得有一回，某领导到五院传达上级什么文件精神，点名批判某北大教授的“自由化倾向”，刚说到一半，坐在楼梯旁一位白发老师蹭的就站起来，激动而大声地发表自己不同的“政见”。那时我刚留校，对此举未免有些吃惊，但众多老师似乎见怪不怪了，觉得这很平常。这些年没有政治学习一类活动了，全系大会一学期也难得一两回，老师们爱来不来，不知何故大家是越来越忙，来五院少了，彼此见面都要电话预约了。

五院学术活动还是多，用时髦说法，是名副其实的学术“平台”。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学术讲座，或小班教学，在五院举行。门口有一告示牌，总贴满各种讲座的通告，同学们有事没事会到这里看看，选择有兴趣的听讲。即使是学界“大腕”要出场，告示也就是极普通的一张纸，说明何时何地之类，不会怎样的包装和张扬。也许名人讲座太多，在五院要“制造”所谓“轰动效应”是比较难的。但这不妨碍学术影响。1995年，美国著名的理论家詹姆



逊 (Fredric Jameson) 就曾在二楼东北角的现代文学教研室“设坛收徒”。一张油光锃亮的厚木方桌，围坐十多位学生，用英文讲了一个学期，所谓“后现代主义”研究热潮，便从这里汹涌传播开去了。如今在美国当教授的唐小兵、张旭东、黄心村等，名气不小了，当时都还是研究生，在这间房子里拜詹姆逊这个“洋教头”为师。类似的名流讲座在五院不知有过多少，可惜北大中文系历来大大咧咧的，也没有个记载。

也有些老师不喜欢在教室上课，就把教研室当作教室。袁行霈教授给研究生开的“陶渊明研究”很叫座，得限定人数，好开展讨论，在五院会议室正合适。谢冕教授主持的“批评家周末”，隔一段就邀请一些作家、评论家来讨论热点问题，学生自然也是热心参与者，那是沙龙式的文坛“雅集”。“孑民学术论坛”是专为博士生开设的“名家讲坛”，汇集了学界各路顶尖的角色，常可见到各种学术观点在五院的交锋。有些学生社团，包括以创作为主的“五四文学社”或偏爱古风的“北社”，也不时在五院某个角落精心谋划。特别是研究生的 Seminar、开题、资格考试等，如果人数不多，大都在教研室进行。大家对五院都有某种自然的归属感。有些老师住得远，课前课后还是要到五院歇歇脚。王理嘉、陈平原、周先慎等许多老师，好些天才来一次系里，拿到一大摞邮件就到教研室，可以先分拣处理。年轻教师住家一般比较窄小，有时也躲到教研室来，写字、看书或和学生谈话。

五院二层东侧原来有个资料室，藏书不多，是大路货，并没有孤本珍本之类，却是访学进修的学者常去之地。来访学进修的老师很多，而北大居住条件艰苦，有的还被安排到近处的小旅馆里，吵杂不便，纷纷都到资料室来看书。资料室青灯棕案，有些暗，可是不像图书馆人多，非常安静，正好可以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。这里的书越积越多，怕楼板承受不住，早几年就搬到外边去了。空出的房间稍加修整，改成学术报告厅。系里有专用的报告厅方便多了，虽然布置没有什么新奇，只有简朴的讲台，八十多个座位。来访中文系的名家大腕总是络绎不绝，每学期少说也有五六十人，做报告一般就不用借教室了。不过这些年研究生、博士生多了，“考研族”“旁听族”蹭课的